陳書/卷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五 ◄

陳書
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

徐陵

► 卷二十七

徐陵〈子儉　弟孝克〉

徐陵

徐陵字孝穆，東海郯人也。祖超之，齊鬱林太守，梁員外散騎常侍。父摛，梁戎昭將軍、太子左衛率，贈侍中、太子詹事，謚貞子。母臧氏，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，集左肩上，已而誕陵焉。時寶誌上人者，世稱其有道，陵年數歲，家人攜以候之，寶誌手摩其頂，曰「天上石麒麟也。」光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就，謂之顏回。八歲，能屬文。十二，通莊老義。既長，博涉史籍，縱橫有口辯。

梁普通二年，晉安王為平西將軍、寧蠻校尉，〔一〕父摛為王諮議，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。〔中〕大通（二）〔三〕年，王立為皇太子，〔二〕東宮置學士，陵充其選。稍遷尚書度支郎。出為上虞令，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，風聞劾陵在縣贓汙，因坐免。久之，起為南平王府行參軍，遷通直散騎侍郎。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，使陵為序。又令於少傅府述所製莊子義。尋遷鎮西湘東王中記室參軍。

太清二年，兼通直散騎常侍。使魏，魏人授館宴賓。是日甚熱，其主客魏收嘲陵曰：「今日之熱，當由徐常侍來。」陵即答曰：「昔王肅至此，為魏始制禮儀；今我來聘，

使卿復知寒暑。」收大慚。

及侯景寇京師，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，陵不奉家信，便蔬食布衣，若居憂恤。會齊受魏禪，梁元帝承制於江陵，復通使於齊。陵累求復命，終拘留不遣，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曰：

夫一言所感，凝暉照於魯陽，一志冥通，飛泉涌於疏勒，況復元首康哉，股肱良哉，鄰國相聞，風教相期者也？天道窮剝，鍾亂本朝，情計馳惶，公私哽懼，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，顛沛之祈空盈卷軸，是所不圖也，非所仰望也。

執事不聞之乎！昔分鼇命　之世，觀河拜洛之年，則有日（鳥）〔烏〕流災，〔三〕風禽騁暴，天傾西北，地缺東南，盛旱坼三川，長波含五嶽。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，纂玉鏡而猶屯。何則？聖人不能為時，斯固窮通之恆理也。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，機神之本，無寄名言，陶鑄之餘，猶為堯、舜，雖復六代之舞，陳於總章，九州之歌，登於司樂，虞夔拊石，晉曠調鍾，未足頌此英聲，無以宣其盛德者也。若使郊禋楚翼，寧非祀夏之君，戡定艱難，便是匡周之霸，豈徒幽王徙雍，期月為都，姚帝遷河，周年成邑。方今越常藐藐，〔四〕馴雉北飛，肅　茫茫，風牛南偃，吾君之子，含識知歸，而答旨云何所投身，斯其未喻一也。

又晉熙等郡，皆入貴朝，去我尋陽，經塗何幾。至於鐺鐺曉漏，的的宵烽，隔漵浦而相聞，臨高臺而可望。泉流寶碗，〔五〕遙憶湓城，峰號香鑪，依然廬嶽。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，屯戍淪波，朝夕牋書，春秋方物，吾無從以躡屩，彼何路而齊鑣。豈其然乎？斯不然矣。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，郢中上客，雲聚魏都，鄴下名卿，風馳江浦，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，銅駝之街於我長閉？何彼途甚易，非勞於五丁，我路為難，如登於九折？地不私載，何其爽歟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，斯所未喻二也。

晉熙、廬江，義陽、安陸，皆云款附，非復危邦，計彼中途，便當靜晏。自斯以北，桴鼓不鳴，自此以南，封疆未壹。如其境外，脫殞輕軀，幸非邊吏之羞，何在匹夫之命。又此賓遊，〔六〕通無貨殖，忝非韓起聘鄭，私買玉環，吳札過徐，躬要寶劍。由來宴錫，凡厥囊裝，行役淹留，皆已虛罄，散有限之微財，供無期之久客，斯可知矣。且據圖刎首，愚者不為，運斧全身，庸流所鑒。何則？生輕一髮，自重千鈞，不以賈盜明矣。骨肉不任充鼎俎，皮毛不足入貨財，盜有道焉，吾無憂矣。又公家遣使，脫有資須，本朝非隆平之時，遊客豈皇華之勢。輕裝獨宿，非勞聚柝之儀，微騎間行，寧望輜

軒之禮。歸人將從，私具驢騾，緣道亭郵，唯希蔬粟。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，遣之有費於官司，或以顛沛為言，或云資裝可懼，固非通論，皆是外篇。斯所未喻三也。

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，侯景凶逆，殲我國家，天下含靈，人懷憤厲，既不獲投身社稷，衛難乘輿，四冢磔蚩尤，〔七〕千刀剸王莽，安所謂俛首頓膝，歸奉寇讎，珮弭腰鞬，為其皂隸？日者通和，方敦曩睦，凶人狙詐，遂駭狼心，頗疑宋萬之誅，彌懼荀罃之請，所以奔蹄勁角，專恣憑陵，凡我行人，偏膺讎憾。政復葙　醢骨，抽舌探肝，於彼凶情，猶當未雪，海內之所知也，君侯之所具焉。又聞本朝公主，〔八〕都人士女，風行雨散，東播西流，京邑丘墟，姦蓬蕭瑟，偃師還望，咸為草萊，霸陵回首，俱沾霜露，此又君之所知也。彼以何義，爭免寇讎？我以何親，爭歸委質？昔鉅平貴將，懸重於陸公，叔向名流，深知於祴篾。吾雖不敏，常慕前脩，不圖明庶有懷，翻其以此量物。昔魏氏將亡，群凶挺爭，諸賢戮力，想得其朋。為葛榮之黨邪？為邢杲之徒邪？如曰不然，斯所未喻四也。

假使吾徒還為凶黨，侯景生於趙代，家自幽恆，居則台司，行為連率，山川形勢，軍國彝章，不勞請箸為籌，便當屈指能筭。景以逋逃小醜，羊豕同群，身寓江皋，家留河朔，舂舂井井，〔九〕如鬼如神。其不然乎？抑又君之所知也。且夫宮闈祕事，並若雲霄，英俊訏謨，寧非帷幄，或陽驚以定策，或焚稿而奏書，朝廷之士，猶難參預，羈旅之人，何階耳目。至於禮樂沿革，刑政寬猛，則謳歌已遠，萬舞成風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安在搖其牙齒，為閒諜者哉？若謂復命西朝，終奔東虜，雖齊、梁有隔，尉候奚殊？豈以河曲之難浮，而曰江關之可濟？河橋馬度，寧非宋典之姦？關路雞鳴，皆曰田文之客。何其通蔽，乃爾相妨？斯所未喻五也。

又兵交使在，雖著前經，儻同徇僕之尤，追肆寒山之怒，則凡諸元帥，並釋縲囚，爰及偏裨，同無翦馘。乃至鍾儀見赦，朋笑遵途，襄老蒙歸，虞哥引路。〔一〇〕吾等張　拭玉，脩好尋盟，涉泗之與浮河，郊勞至于贈賄，公恩既被，賓敬無違，今者何愆，翻蒙貶責？若以此為言，斯所未喻六也。

若曰祆氛永久，喪亂悠然，哀我奔波，存其形魄，固已銘茲厚德，戴此洪恩，譬渤澥而俱深，方嵩華而猶重。但山梁飲啄，非有意於籠樊，江海飛浮，本無情於鍾鼓。況吾等營魂已謝，餘息空留，悲默為生，何能支久，是則雖蒙養護，更夭天年。若以此為言，斯所未喻七也。

若云逆豎殲夷，當聽反命，高軒繼路，飛蓋相隨，未解其言，何能善謔？夫屯亨治亂，豈有意於前期。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，吾今年四十有四，介已知命，賓又杖鄉，計彼侯生，肩隨而已。豈銀臺之要，彼未從師，金灶之方，吾知其決，〔一一〕政恐南陽菊水，竟不延齡，東海桑田，無由可望。若以此為言，斯所未喻八也。

足下清襟勝託，書囿文林，凡自洪荒，終乎幽、厲，如吾今日，寧有其人，爰至春秋，微宜商略。夫宗姬殄墜，霸道昏凶，或執政之多門，或陪臣之敘德，故臧孫有禮，翻囚與國之賓，周伯無愆，空怒天王之使，遷箕卿於兩館，縶驥子於三年。斯匪貪亂之風邪？寧當今之高例也？至於雙崤且帝，四海爭雄，或構趙而侵燕，或連韓而謀魏，身求盟於楚殿，躬奪璧於秦庭，輸寶鼎以託齊王，馳安車而誘梁客。其外膏脣販舌，〔一二〕分路揚鑣，無罪無辜，如兄如弟。逮乎中陽受命，天下同規，巡省諸華，無聞幽辱。及三方之霸也，孫甘言以嫵媚，曹屈詐以羈縻，洊軫歲到於句吳，冠蓋年馳於庸蜀，則客嘲殊險，賓戲已深，共盡遊談，誰云猜忤。若使搜求故實，脫有前蹤，恐是叔世之姦謀，而非為邦之勝略也。

抑又聞之，雲師火帝，澆淳乃異其風，龍躍麟驚，王霸雖殊其道，莫不崇君親以銘物，〔一三〕敦敬養以治民，預有邦司，曾無隆替。吾奉違溫凊，仍屬亂離，寇虜猖狂，公私播越。蕭軒靡御，王舫誰持？瞻望鄉關，何心天地？自非生憑廩竹，源出空桑，行路含情，猶其相愍。常謂擇官而仕，非曰孝家，擇事而趨，非云忠國。況乎欽承有道，驂駕前王，郎吏明經，鴟鳶知禮，巡省方化，〔一四〕咸問高年，東序西膠，〔一五〕皆尊耆耋。吾以圭璋玉帛，通聘來朝，屬世道之屯期，鍾生民之否運，兼年累載，無申元直之祈，銜泣吞聲，長對公閭之怒，情禮之訴，將同逆鱗，忠孝之言，皆應　舌，是所不圖也，非所仰望也。

且天倫之愛，何得忘懷？妻子之情，誰能無累？夫以清河公主之貴，餘姚書佐之家，莫限高卑，皆被驅略。自東南醜虜，抄販饑民，臺署郎官，俱餒墻壁，況吾生離死別，多歷暄寒，孀室嬰兒，何可言念。如得身還鄉土，躬自推求，猶冀提攜，俱免凶虐。

夫四聰不達，華陽君所謂亂臣，百姓無冤，孫叔敖稱為良相。足下高才重譽，參贊經綸，非豹非貔，〔一六〕聞詩聞禮，而中朝大議，曾未矜論，清禁嘉謀，安能相及，諤諤非周舍，容容類胡廣，何其無諍臣哉？歲月如流，平生何幾，晨看旅鴈，心赴江淮，昏望牽牛，情馳揚越，朝千悲而掩泣，夜萬緒而回腸，不自知其為生，不自知其

為死也。足下素挺詞鋒，兼長理窟，匡丞相解頤之說，樂令君清耳之談，向所諮疑，誰能曉喻。若鄙言為謬，來旨必通，分請灰釘，甘從斧鑊，何但規規默默，齰舌低頭而已哉。若一理存焉，猶希矜眷，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，足趙魏之黃塵，加幽并之片骨，遂使東平拱樹，長懷向漢之悲，西洛孤墳，恆表思鄉之夢。干祈以屢，哽慟增深。

遵彥竟不報書。及江陵陷，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嗣，乃遣陵隨還。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，淵明往復致書，皆陵詞也。及淵明之入，僧辯得陵大喜，接待饋遺，其禮甚優。以陵為尚書吏部郎，掌詔誥。其年高祖率兵誅僧辯，仍進討韋載。時任約、徐嗣徽乘虛襲石頭，陵感僧辯舊恩，乃往赴約。及約等平，高祖釋陵不問。尋以為貞威將軍、尚書左丞。

紹泰二年，又使于齊，還除給事黃門侍郎、祕書監。高祖受禪，加散騎常侍，左丞如故。天嘉初，除太府卿。四年，遷五兵尚書，領大著作。六年，除散騎常侍、御史中丞。時安成王頊為司空，〔一七〕以帝弟之尊，勢傾朝野。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，〔一八〕抑塞辭訟，大臣莫敢言者。陵聞之，乃為奏彈，導從南臺官屬，引奏案而入。世祖見陵服章嚴肅，若不可犯，為斂容正坐。陵進讀奏版時，安成王殿上侍立，仰視世祖，流汗失色。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，遂劾免侍中、中書監。自此朝廷肅然。

天康元年，遷吏部尚書，領大著作。陵以梁末以來，選授多失其所，於是提舉綱維，綜覈名實。時有冒進求官，諠競不已者，陵乃為書宣示曰：「自古吏部尚書者，品藻人倫，簡其才能，尋其門胄，逐其大小，量其官爵。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，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，爾時喪亂，無復典章，故使官方，窮此紛雜。永定之時，聖朝草創，干戈未息，亦無條序。府庫空虛，賞賜懸乏，白銀難得，黃札易營，權以官階，代於錢絹，義存撫接，無計多少，致令員外、常侍，路上比肩，諮議、參軍，市中無數，豈是朝章，應其如此？今衣冠禮樂，日富年華，何可猶作舊意，非理望也。所見諸君，多踰本分，猶言大屈，未喻高懷。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為卿相，此不踰其本分邪？此是天子所拔，非關選序。梁武帝云『世間人言有目色，我特不目色范悌』。宋文帝亦云『人世豈無運命，每有好官缺，輒憶羊玄保。』此則清階顯職，不由選也。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，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，此復可為例邪？既忝衡流，應須粉墨。所望諸賢，深明鄙意。」自是眾咸服焉，時論比之毛玠。

廢帝即位，高宗入輔，謀黜異志者，引陵預其議。高宗纂曆，封建昌縣侯，邑五百戶。太建元年，除尚書右僕射。三年，遷尚書左僕射，〔一九〕陵抗表推周弘正、王勱

等，高宗召陵入內殿，曰：「卿何為固辭此職而舉人乎？」陵曰：「周弘正從陛下西還，舊藩長史，王勱太平相府長史，張種帝鄉賢戚，若選賢與舊，臣宜居後。」固辭累日，高宗苦屬之，陵乃奉詔。

及朝議北伐，高宗曰：「朕意已決，卿可舉元帥。」眾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，共署推之。陵獨曰：「不然。吳明徹家在淮左，悉彼風俗，將略人才，當今亦無過者。」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。都官尚書裴忌曰：「臣同徐僕射。」陵應聲曰：「非但明徹良將，裴忌即良副也。」是日，詔明徹為大都督，令忌監軍事，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。高宗因置酒，舉杯屬陵曰：「賞卿知人。」陵避席對曰：「定策出自聖衷，非臣之力也。」其年加侍中，餘並如故。七年，領國子祭酒、南徐州大中正。以公事免侍中、僕射。尋加侍中，給扶，又除領軍將軍。八年，加翊右將軍、太子詹事，置佐史。俄遷右光祿大夫，餘並如故。十年，重為領軍將軍。尋遷安右將軍、丹陽尹。十三年，為中書監，領太子詹事，給鼓吹一部，侍中、將軍、右光祿、中正如故。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，高宗亦優之，乃詔將作為造大齋，令陵就第攝事。

後主即位，遷左光祿大夫、太子少傅，餘如故。至德元年卒，時年七十七。詔曰：「慎終有典，抑乃舊章，令德可甄，諒宜追遠。侍中、安右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、太子少傅、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，弱齡學尚，登朝秀穎，業高名輩，文曰詞宗。朕近歲承華，特相引狎，雖多臥疾，方期克壯，奄然殞逝，震悼于懷。可贈鎮右將軍、特進，其侍中、左光祿、鼓吹、侯如故，并出舉哀，喪事所須，量加資給。謚曰章。」

陵器局深遠，容止可觀，性又清簡，無所營樹，祿俸與親族共之。太建中，食建昌邑，邑戶送米至于水次，陵親戚有貧匱者，皆令取之，數日便盡，陵家尋致乏絕。府僚怪而問其故。陵云：「我有車牛衣裳可賣，餘家有可賣不？」其周給如此。少而崇信釋教，經論多所精解。後主在東宮，令陵講大品經，義學名僧，自遠雲集，每講筵商較，四座莫能與抗。目有青睛，時人以為聰惠之相也。自有陳創業，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，皆陵所製，而九錫尤美。為一代文宗，亦不以此矜物，未嘗詆訶作者。其於後進之徒，接引無倦。世祖、高宗之世，國家有大手筆，皆陵草之。其文頗變舊體，緝裁巧密，多有新意。每一文出手，好事者已傳寫成誦，遂被之華夷，家藏其本。後逢喪亂，多散失，存者三十卷。有四子：儉，份，儀，儁。

儉一名眾。〔二〇〕幼而脩立，勤學有志操，汝南周弘正重其為人，妻以女。梁太清初，起家豫章王府行參軍。侯景亂，陵使魏未反，儉時年二十一，攜老幼避于江陵，

梁元帝聞其名，召為尚書金部郎中。嘗侍宴賦詩，元帝歎賞曰「徐氏之子，復有文矣」。江陵陷，復還於京師。永定初，為太子洗馬，遷鎮東從事中郎。天嘉三年，遷中書侍郎。

太建初，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，高宗令儉持節喻旨。紇初見儉，盛列仗衛，言辭不恭，儉曰：「呂嘉之事，誠當已遠，將軍獨不見周迪、陳寶應乎？轉禍為福，未為晚也。」紇默然不答，懼儉沮其眾，不許入城，置儉於孤園寺，遣人守衛，累旬不得還。紇嘗出見儉，儉謂之曰：「將軍業已舉事，儉須還報天子，儉之性命雖在將軍，將軍成敗不在於儉，幸不見留。」紇於是乃遣儉從閒道馳還。高宗乃命章昭達率眾討紇，仍以儉悉其形勢，敕儉監昭達軍。紇平，高宗嘉之，賜奴婢十人，米五百斛，除鎮北鄱陽王諮議參軍，兼中書舍人。累遷國子博士、大匠卿，餘並如故。尋遷黃門侍郎，轉太子中庶子，加通直散騎常侍，兼尚書左丞，以公事免。尋起為中衛始興王限外諮議參軍，兼中書舍人。又為太子中庶子，遷貞威將軍、太子左衛率，舍人如故。

後主立，授和戎將軍、宣惠晉熙王長史，行丹陽郡國事。俄以父憂去職。尋起為和戎將軍，累遷尋陽內史，為政嚴明，盜賊靜息。遷散騎常侍，襲封建昌侯，入為御史中丞。儉性公平，無所阿附，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，亦為儉所糾劾，後主深委任焉。又領右軍。禎明二年卒。

份少有父風，年九歲，為夢賦，陵見之，謂所親曰「吾幼屬文，亦不加此」。解褐為祕書郎，轉太子舍人。累遷豫章王主簿、太子洗馬。出為海鹽令，甚有治績。秩滿，入為太子洗馬。

份性孝悌，陵嘗遇疾，甚篤，份燒香泣涕，跪誦孝經，晝夜不息，如此者三日，陵疾豁然而愈，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。太建二年卒，時年二十二。

儀少聰警，以周易生舉高第為祕書郎，出為烏傷令。禎明初，遷尚書殿中郎，尋兼東宮學士。陳亡入隋。開皇九年，隱于錢塘之赭山，煬帝召為學士，尋除著作郎。大業四年卒。

徐孝克

孝克，陵之第三弟也。少為周易生，有口辯，能談玄理。既長，遍通五經，博覽史籍，亦善屬文，而文不逮義。梁太清初，起家為太學博士。

性至孝，遭父憂，殆不勝喪，事所生母陳氏，盡就養之道。梁末，侯景寇亂，京邑大飢，餓死者十八九。孝克養母，饘粥不能給，妻東莞臧氏，領軍將軍臧盾之女也，甚有容色，孝克乃謂之曰：「今飢荒如此，供養交闕，欲嫁卿與富人，望彼此俱濟，於卿意如何？」臧氏弗之許也。時有孔景行者，為侯景將，富於財，孝克密因媒者陳意，景行多從左右，逼而迎之，臧涕泣而去，所得穀帛，悉以供養。孝克又剃髮為沙門，改名法整，兼乞食以充給焉。臧氏亦深念舊恩，數私致饋餉，故不乏絕。後景行戰死，臧伺孝克於途中，累日乃見，謂孝克曰：「往日之事，非為相負，今既得脫，當歸供養。」孝克默然無答。於是歸俗，更為夫妻。

後東遊，居于錢塘之佳義里，與諸僧討論釋典，遂通三論。每日二時講，旦講佛經，晚講禮傳，道俗受業者數百人。天嘉中，除剡令，非其好也，尋復去職。太建四年，徵為祕書丞，不就，乃蔬食長齋，持菩薩戒，晝夜講誦法華經，高宗甚嘉其操行。

六年，除國子博士，遷通直散騎常侍，兼國子祭酒，尋為真。孝克每侍宴，無所食噉，至席散，當其前膳羞損減，高宗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，斌不能對。自是斌以意伺之，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，斌當時莫識其意，後更尋訪，方知還以遺母。斌以實啟，高宗嗟歎良久，乃敕所司，自今宴享，孝克前饌，並遣將還，以餉其母，時論美之。

至德中，皇太子入學釋奠，百司陪列，孝克發孝經題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。

禎明元年，入為都官尚書。自晉以來，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。省在臺城內下舍門，中有閣道，東西跨路，通于朝堂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，西抵閣道，年代久遠，多有鬼怪，每昏夜之際，無故有聲光，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，須臾復沒，或門閤自然開閉。居省者多死亡，尚書周確卒於此省，孝克代確，便即居之，經涉兩載，妖變皆息，時人咸以為貞正所致。

孝克性清素而好施惠，故不免飢寒，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，孝克悉用設齋寫經，隨得隨盡。二年，為散騎常侍，侍東宮。陳亡，隨例入關。家道壁立，所生母患，欲粳米為粥，不能常辦。母亡之後，孝克遂常噉麥，有遺粳米者，孝克對而悲泣，終身不復食之焉。

開皇十年，長安疾疫，隋文帝聞其名行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。尋授國子

博士。後侍東宮講禮傳。

十九年以疾卒，時年七十三。臨終，正坐念佛，室內有非常異香氣，鄰里皆驚異之。子萬載，仕至晉安王功曹史、太子洗馬。

【論】

史臣曰：徐孝穆挺五行之秀，稟天地之靈，聰明特達，籠罩今古。及締構興王，遭逢泰運，位隆朝宰，獻替謀猷，蓋亮直存矣。孝克砥身厲行，養親逾禮，亦參、閔之志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 梁普通二年晉安王為平西將軍寧蠻校尉 按梁書簡文帝紀，晉安王蕭綱為平西將軍寧蠻校尉在梁武帝普通四年。

〔二〕 〔中〕大通（二）〔三〕年王立為皇太子 據梁書武帝紀補改。

〔三〕 則有日（鳥）〔烏〕流災 據徐孝穆集及嚴可均輯全陳文改。按相傳日中有烏，見淮南子精神訓。又傳堯時十日並出，草木焦枯，堯命羿仰射十日，中其九，烏皆死，墮羽翼，見北堂書鈔一四九、藝文類聚一、御覽三引淮南子。為此語所本。

〔四〕 方今越常藐藐 「越常」各本作「越裳」。按常裳古今字。

〔五〕 泉流寶碗 「碗」吳兆宜徐孝穆集箋注本作「盌」，注引藝林伐山，云寶盌泉出江州。

〔六〕 又此賓遊 「此」字下元龜六六三及徐孝穆集箋注本並有「
段」字。

〔七〕 四冢磔蚩尤 「四」當作「三」。相傳堯磔蚩尤，身首異處，分葬三處，其首冢在壽陽，其肩膂冢在山陽，其髀冢在鉅鹿，見雲笈七籤引軒轅本紀，為此語所本。梁書元帝紀載徐陵勸進表，亦有「

蚩尤三冢，寧謂嚴誅」之語。

〔八〕　又聞本朝公主　「公主」徐孝穆集及嚴輯全陳文並作「王公」，疑作「王公」是。

〔九〕　舂舂井井　嚴輯全陳文作「鄉井鄉邑」。

〔一〇〕虞哥引路　「哥」各本作「歌」。按哥即古歌字。

〔一一〕吾知其決　「決」當作「訣」。今本徐孝穆集及嚴輯全陳文並作「訣」。

〔一二〕其外膏脣販舌　「販舌」徐孝穆集箋注本改「拭舌」，注引後漢書宦者呂強傳「群邪項領，膏脣拭舌」。

〔一三〕莫不崇君親以銘物　「銘」今本徐孝穆集及嚴輯全陳文並作「詔」。

〔一四〕巡省方化　今本徐孝穆集及嚴輯全陳文並作「巡方省化」，按巡方省化與下東序西膠相對成文，作「巡方省化」是。

〔一五〕東序西膠　按徐孝穆集箋注本改為「西序東膠」，注引禮王制「夏后氏養庶老於西序，周人養國老於東膠」。

〔一六〕非豹非貔　「豹」徐孝穆集箋注本及嚴輯全陳文並作「虎」。按語本書牧誓「尚桓桓，如虎如貔」。梁書元帝紀載陵勸進表亦有「非虎非貔」語。此作「豹」，乃避唐諱改。

〔一七〕時安成王頊為司空　「頊」原作「諱」，思廉原文如此，今據北監本、汲本、殿本改。

〔一八〕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　「鮑僧叡」北監本、汲本、殿本作「鮑叔叡」。

〔一九〕三年遷尚書左僕射　「三年」各本並訛「二年」。按宣帝紀，三年春正月癸丑，

以尚書右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為尚書僕射，四年春正月丙午，以尚書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為尚書左僕射，與此異。

〔二〇〕儉一名眾　殿本考證云：「『眾』南史作『報』。」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